

过雁丘

名家走笔

◎王耀成

文艺界组织了一次采风,去的是山西太原。这天的行程是早饭后从太原到平遥古城。

出太原城,车沿汾河行。导游清嗓子,开始她例行公事式的介绍,我则准备打瞌睡。这次出来,因为要赶一个稿子,带了一个笔记本电脑,照样凌晨起来写作,知道这一路有好几个钟头行程,正好补个觉。

瞌睡朦胧中,只听导游在说,这里是汾河公园,是汾河太原城区段内经过水利治理和绿化美化后形成的滨水公园。又指着窗外,具体介绍起两处景点:一处叫汾河晚渡,这名词听起来有点味道。原来这汾河晚渡是古晋阳八景之一,如今又重现于新建的汾河公园之中。另一处叫“雁丘”,不知道什么意思,迷糊中也不怎么在意。但接着导游引用了金代诗人元好问的经典名句,“问世间、情是何物,直教生死相许?”并讲了一个凄婉的故事。这才知道,这样深情的句子,竟然是为一对殉情的大雁夫妻所写;同时也听明白了,所谓“雁丘”就是这对大雁夫妻的坟丘,而眼前这个“雁丘”,就是为再现元好问的《雁丘词》的动人故事而建的。

于是睡意顿消,浮想联翩。

元好问的《摸鱼儿·雁丘词》,尤其是“问世间”一句,凡是喜好古典文学的,几乎无人不知。但多数人恐怕并没有读过原文,更没有注意到这首词还有一个“序”。其实导游讲的那个他与大雁的故事,作者在序里写得明明白白:

泰和五年乙丑岁,赴试并州,道逢捕雁者云:“今日获一雁,杀之矣。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,竟自投于地而死。”予因买得之,葬之汾水之上,垒石为识,号曰雁丘。时同行者多为赋诗,予亦有《雁丘词》。旧所作无宫商,今改定之。

《雁丘词》云:

问世间、情是何物,直教生死相许?天南地北双飞客,老翅几回寒暑。欢乐处,离别苦,就中更有痴儿女。君应有语,渺万里层云,千山暮雪,只影向谁去?

横汾路,寂寞当年箫鼓,荒烟依旧平楚。招魂楚些何嗟及,山鬼暗啼风雨。天也妒,未信与、莺儿燕子俱黄土。千秋万古,为留待骚人,狂歌痛饮,来访雁丘处。

《雁丘词》因物感赋,悲雁而伤怀,深情歌颂凄清哀婉、生死相许的爱情。尤其是劈头一句:“问世间、情是何物,直教生死相许?”真乃千古绝唱,只此一句,便可“胜却人间无数”。然更令我感动的,还有词人的悲悯情怀。他买雁,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,而是为了葬雁,让这对大雁夫妇死而同穴。他葬雁,不是沽名钓誉,而是为了“千秋万古,为留待骚人,狂歌痛饮,来访雁丘处”。

我还注意到,词人自“捕雁者”手中买得死雁,并且亲耳听得捕杀经过,他当然知道眼前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,但通篇未有一字谴责或者怨艾悲剧的制造者。大概,他是想动之以情,是无言的教化吧?

旅行车继续前行,汾河被远远抛在身后。刚才未能停车到雁丘一“访”,不免稍许遗憾。但我知道,如今的人造景观也太多了,就如刚才路过的“雁丘”云云,或许就是一个赝品,至多不过是一个文化符号罢了。但真情是永远存在的。访着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故事,此行也就不算白来了。



访秋 张海华/摄

秋雨王干山

行走

◎任红云

同学推荐我去王干山,一张照片就俘虏了我的朝思梦想:漠漠水田,被日神的五弦琴弹破了迷离的目光,落日熔金闪烁跳跃,无止息地写着赞叹;交错相通的阡陌,切割水的边界,却切不开脉脉柔情,天光朗照,云影流连,如沧海桑田的誓言。

成行已是两周以后,明知天气预报说周末秋雨绵绵,还是果断出发。车行甬台温高速,湿漉漉的路面,浸湿了热切的期盼。过宁海收费站,车子排起了长龙,久久不见移动。于是前行至宁海南下高速,再从乡道折回。稍慰心怀的是车行乡道,秋色绣红了两旁的行道树,落叶堆积,铺满暖暖的回忆。车过越溪大桥,沿路标前行。过一个村口,几个壮汉死命拉着电线杆,摇下车窗,近距离欣赏他们的憨态,也是旅途一乐。上山路窄弯急,很担心对面来车,放慢速度,小心翼翼有惊无险地到了山顶。

下车,每个人的眼睛都写满惊愕。空山新雨,累累的丹橘越过石墙,玉米露齿而笑,番薯藤招摇相迎。远山苍苍,山岚升腾暮色;近水如烟,秋风秋雨交织。沿着栈道缓缓走,这边新刈的稻田抹着橙黄,那边碧绿的菜畦写满热切。“空翠湿人衣”的诗意撩人,但又怎堪叶落水流的湿

身?无奈躲在农家檐下,奢侈地发了一回呆。

夜无声地走来,瞬间包围了我们,停电,让我们彻底和现代文明绝缘。土灶的炉火烧红了童真的怀想,曳红的烛光摇出儿时的情味,孩子们玩着烛泪,玩着我们曾经的童年,我们你一言我一语,用似曾相识填满回忆的空白格,那逝去的曾经,是孩子们不曾玩味的童年。“夜雨剪春韭,新炊间黄粱”,春韭虽非其时,新米却正是时候,鱼塘新捕的鱼,虾塘新捞的虾,芋艿蘸着蟹酱,茭白透着清香,连青菜也是甜津津的。

黑夜拥抱了我们,我们沉浸在夜的黑中,迷于都市灯红酒绿的双眸在黑夜绽放光芒,感于繁华市井喧嚣的双耳静听秋虫的呢喃。秋雨仍淅沥,我们钻进帐篷听大地的鼻息、大海的潮音。凌晨3点20分,我醒来,雨霁风冽,我自己裹得严严实实,背着三脚架,来往栈桥踏落叶。山下的渔灯孤独地守着渔家的梦,偶有汽车的灯光孤独地划过,此外阒寂无声。我伫立,听一片寂寞潮涌、凄凉风生,鸢鸟高飞有枝可栖,兽逐走有岩可藏,为什么孤独的心灵漂泊无依?草木萋萋,露滋霖润,为什么生命失去华彩黯淡无光?谁能教我们虹彩的快乐?谁能授我们天容的清明?谁能给白云苍狗的自由?谁能予山风海涛的皈依?

天光未明,我守着这段短暂而永恒的邂逅,求疑索感。

暖聚焦

火车开了

◎南慕容

去年的国庆节,计划带女儿乘动车去旅游,结果女儿因哮喘引发急性肺炎,在宁波妇儿医院住了半月才出院。病房的窗口正对着扩建中的宁波火车站,每天有数十辆火车呼啸着经过,那是女儿第一次看见火车,兴奋之情,溢于言表。这南来北往的火车,伟岸的身躯,铿锵的节奏,在女儿幼小而纯净的心里刻下了美好的记忆。出院后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爸爸,我们什么时候坐火车啊?”

哮喘是痼疾,为了不致落下病根,妻子辞了职悉心照顾,学了艾灸和按摩穴位的自热疗法,每天坚持给女儿做保健。平时一有咳嗽的症状,就及时就医,日子过得战战兢兢。不知不觉中,又一个国庆节来临,这一年眼看着就这样有惊无险地捱下来了。

“爸爸,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坐火车啊?”这是我在一年之中听到的女儿问得最多的话。火车不但住进了女儿的心里,还住进了她的梦中,每天抱着小火车才能睡去。于是我网购好宁波到南京的高铁票,计划10月2日出行。

离国庆节还有一天,天气突然降温,城市雾霾指数临近爆表,那一天刚好有舞蹈课,也许是在路上忘了给女儿戴口罩,回来后女儿突然有点咳嗽。一开始我们并不在意,给她熬了冰糖雪梨,早早就哄她睡了。半夜里,被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惊醒,一摸女儿的额头,烫得惊人。

急诊值夜班的护士仔细地量了体温,听了肺音,对我们说:“声音不是从肺里面出来的,现在还只是支气管炎的症状,挂几天盐水就会好的。鉴于以前有过肺炎史,为了稳妥起见,建议住院观察,明天早上拍个片子。”

“盐水要挂几天?能不能不住院?做雾化会不会好得快一些?”妻子担心女儿去不成南京,急切地问。

“怎么,孩子这个情况后天还能去南京吗?明天我就去把票退了。”我看着女儿痛苦的表情,想起了去年住院的经历。

“就算不住院,也至少要挂三天盐水。”医生严肃地说。

“那……就麻烦医生开住院单吧。”妻子的声音有点发抖。

“我不要住院,我要坐火车。”女儿忽然缓缓地说,虽然间隔几秒就会咳嗽喘气,但她努力把话讲得平顺,试图让我们觉得她的病情尚不够严重。

一切大胆的决定都是冒险,我们向医生说起了去年在宁波住院女儿和火车的故事,医生也被感动了,赶紧调整治疗方案,于点滴之外,还增加了雾化治疗,试图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炎症控制住。女儿知道我们暂时没放弃去南京的计划,非常配合治疗,戴着面罩,按照医生的提示大口地呼吸。我知道雾化非常不舒服,但是坐火车的小小梦想让她的表情故作轻松。

第二天是国庆节,天气仍然阴霾,女儿的治疗有条不紊,到了晚上,病情有所控制,呼吸平顺多了。整整一天,我们在纠结中度过。女儿的健康和她的梦想孰轻孰重?如果两者不能得兼,如果违反常规的治疗手段适得其反呢?

医生重新量了一遍体温,听了肺音,神情轻松多了:“烧是退了,气还有一些喘,明天早上出发前让她再做一次雾化,挂一次盐水,巩固一下,明天八点之前我还在值班。”

第三天早上,虽然不上阳光明媚,但天气比前两天好多了,出发之前,医生又给我们配了一些药,叮嘱旅途中一定要戴上口罩。

白色的高速列车就在眼前,每节车厢的门口都站着一位漂亮的列车员。在等待上车的间隙,女儿一会儿看看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火车,一会儿瞅瞅地下的铁轨,眼珠子滴溜溜地转来转去,嘴里嘀咕着什么,等一下在座位上她应该又有很多关于火车的问题了吧。

火车缓缓启动,短短几十秒,瞬间提速,城市、桥梁、田野一闪而过。

“火车开了!”看着窗外景物飞逝,女儿眉飞色舞,一路上就这样站在我们的膝上,开口说话,竟然有火车的韵律呢。

火车开吧,开吧,但愿你一路平安,桥梁都坚固,隧道都光明。